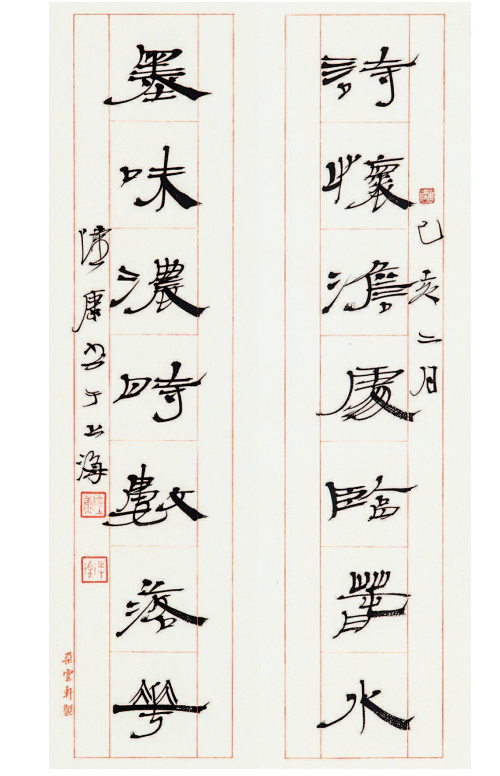


格,指格调、品格。
“宋四家”中,说米芾对后世乃至当今学书之人影响最大,大概是不为过的。他推崇以二王为代表的晋人书法,曾在《论草书帖》中说:“草书若不入晋人格,辄徒成下品。”他长时间地临习王献之的字,但心里还是有分寸、有主见的,他认为王献之的字格不如父执辈的谢安,“谢安格在子敬上。”
晚明文章大家袁宏道在写给友人的信里说:“宋人诗长于格而短于

格 周克希
韵。”意思是风度有余而情趣不足。
近代大学者王国维说:“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他这样评价温庭筠(飞卿)、韦庄(端己)、李煜(重光)三位词人:“温飞卿之词,句秀也。韦端己之词,骨秀也。李重光之词,神秀也。”神秀,格调自然高致。他

对欧阳修和秦观的词很欣赏,认为他们即便“曾作艳语”,但“终有品格”。
苏轼咏荷花词中,说荷花“别是风流标格”。鲁迅在文中评论说“晋人尚清谈,讲标格”。这里的标格,都是格的意思。
至于沈从文说慈姑的格比土豆高,那就是小说家的语言了。而且,这话特别像他说的。



诗怀澹处临春水
墨味浓时数落花
(书法) 陆康

古人说“刚日读经,柔日读史;怒气写竹,喜气写兰”。刚柔心情也,喜怒也是心情。读书要是和画画一样,不为学术,不为谋生,全凭心情,日常消遣,这是境界。人家说某某人“少爷脾气”,大概就是说这种任性。听书看戏也是日常消遣,“不为无用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听书看戏也属于“无用之书”范畴,指望通过听书看戏学到什么,那是缘木求鱼。

北方人讲“听书”那是评书,上海人讲的“听书”指的是评弹,虽然两者有别,但是本质上属于曲艺范畴,演出形式相近。北方的情况不熟悉,评弹多在书场演出,旧日每天一回,一部长篇评弹有的可以达到一百多回,从春节一直演到端午,再从端午演到中秋。这么长的演出周期,要求演员对书目内容精益求精,不

生书熟戏

施之昊

我的生日接近中秋,每年农历八月过半,生命之轮就悄悄往后拨一格。记得小时候,有一年阳历生日正好与中秋节同一天,妈妈没有买到生日蛋糕,却变戏法拿出一个六寸的杏花楼玫瑰细沙月饼,插上蜡烛许了愿,切了几块家人分食,这个“月饼蛋糕”我们一样吃得有滋有味。

中秋家宴一般是爸爸掌勺,芋茼毛豆、各式糟货、八宝鸭都是他的招牌菜。爸爸的八宝鸭不同于梅龙镇酒家的做法,是清炖的,鸭子内脏掏干净,肚子里填满预先腌制好的糯米拌瘦肉、莲子、栗子等,再把鸭身合拢,砂锅里炖好几个小时,要做到滋味丰富又没有鸭子腥味,其实很费工夫。

我家的八宝鸭上桌时,是中秋家宴的华彩时刻,从小到大,爸爸都会把鸭子拆开,把里

断打磨,才能吸引听众,久而久之就有“生书”的说法。听众们每天都要来书场听,用今天的话来说叫“追剧”,期待知道故事的开展,演员们在故事到达高潮的地方,也就是演出将结束的时候,就会说“明日请早”或者“下回继续”,北方评书演员则会说“欲知详情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生书”有吸引力,若听来听去都是老东西,听众都知,怎么叫人每天都到书场“报到”。当然另一种“生”就是表演样式的“生”,比如长篇弹词《杨乃武》有李仲康版本,后来就是其弟子徐绿霞演出的版本,再有“评弹皇帝”严雪亭的演出版本,虽然故事梗概大致一样,大家都要听。评弹叫“各家各说”。同理,对于一张古画,有人看真,有人看假,遂有“各家各看”的说法。

面的糯米挖出,第一口给我尝,味道是咸了还是淡了,我是他第一个食客,也是家宴的美食评论家。每当我竖起大拇指为他点赞,他都会笑逐颜开。其实,做饭的人好几小时泡在厨房,等到整桌饭端上桌,鲜有胃口。立秋后“秋老虎”肆虐,爸爸往往一进厨房就是一身汗,吃饭前甚至还要洗澡换身衣服,再悠悠倒上一杯黄酒,看一家人开开心心地吃到一半,才夹点小菜尝上几口。

中秋家宴的桌子是在逐渐缩小的。我逐渐长大,爷爷、奶奶、外公、舅舅等长辈过世后,家宴规模也从中式大圆台变成了西式长桌。后来,我成家有了孩子,家里有了第三代,家宴才重新热闹了起来,有资格吃八宝鸭第一口糯米的从我变成了我四岁的女儿。

好多个中秋我缺席了家

斜阳草树,落日熔金。上海最古老的街道——法华镇路的一座金色阳台上,正在举行着一场派对。在洒满金色阳光的阳台上东眺,可以见到《新民晚报》那幢楼。幼时就觉得外公手里的晚报是有很重的油墨味的,尤其是每天下午四点之后到手的晚报味道特别新鲜。后来才晓得,是科技的进步让这股油墨味道淡然而去。自打识字起,40后的上海市民接触最粗的印刷字体应该是“新民晚报”。饱满圆润的字体据悉是集孙中山先生遗墨,它已陪伴上海市民整整95个年头。“新民晚报,夜饭吃饱。看好晚报,早点睡觉”童谣至今还在传唱,有些字体,有些图案,注定要和上海人伴随一生。

说是派对,其实是以吃喝的名义,进行的一场作品分享会。东道主吕弘先生将他近40年的设计作品和经典案例逐一梳

理,集成一册《大弘100》以飨诸友。揭开书套,走马观花,此书分明是一部当代上海标识字体的设计简史。其中就有上海市民“眼”熟能详、司空见惯的上海申花足球俱乐部标识,上海电视台白玉兰台标,上海妇女用品商店的店标和上海赛车场场标等,不一而足。这些几十年前的经意或不经意字体图形,现在已成为上海人50后至90后深刻的视觉记忆。

我和大弘有相同的人行从业经历,人行前除了会用鸭嘴笔拉线、用叶筋笔撇丝、点圆,加上看过几册图案设计的书,并未受过系统的美术设计教育。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西风东渐,西方的美术设计理论进入中国。那个匮乏时代,很多外国资料还靠着简陋的油印翻拍和讲座传播获得。不少的青年设计从业人员和美术学院

那些年,我们一起「吃过」的字体

王震坤

的教师都是现学现卖,如饥似渴地消化着各种新鲜的甚至是过时的方法和理论。吕弘无疑是这个开放时代的受益者,他是最早把CI系统设计运用到设计方案中的那代人。1997年,他以充满崭新的设计理念的画稿和方案让电视台的领导耳目一新,最终,吕弘以形似上海市花白玉兰又似飞鸽的台标方案脱颖而出,拔得头筹。吕弘的上海妇女用品商店店标方案,让人联想起作家陈村那个著名的梗:男人都是妇女用品。吕弘这个上海暖男在对待妇女用品的问题上显然颇有心得:将汉字“女”图形化设计,丰

住在隔窗见树的任何宿处,往往兼有视觉和听觉上的双重享受。一则能天天见绿,即使在冬季;二则绿荫里还栖息着众多的歌手,我主要指的是那些鸟儿,也包括依附草木且能发声的昆虫。它们就如卡尔维诺笔下“树上的男爵”,为了自由自在、独立自主,自小就以树木为栖息之所。鸟儿们一会儿唧唧啾啾,一会儿引吭高歌,都是无需考级的天籁歌手。我经常看到的有黑羽黄嘴的乌鸫、白头翁、翠鸟之类,麻雀更是司空见惯。那些唱得最好听的鸟,常常深藏不露,好

比真人不露相。我推测它们的颜值很高,有丝滑的羽毛,个子也不会太纤小。

有两年我因支教住在拉萨河边的一间平房里,几乎天天可以看见附近的树上有一只白背黑纹的啄木鸟在啄木。它有锋利的长嘴,既是吃货,又是啄医。因为怕它惊到飞走,我只是远远观察它。听到“笃、笃、笃”是啄木声,记得比较悦耳的“Klee~gu”才是它的鸣叫声。在我现在住的地方,却从未在树上看到过啄木鸟,但在草地上偶然见过羽毛更加华丽造型颇为繁复的戴胜。除了种类和外形上的不同,戴胜只吃草地上的虫,而不啄树皮下的虫。

鸟儿一年四季都有,以春季和初夏最为热闹。春天大地回暖,正是鸟类摆脱寒冷的无形桎梏,占巢、求偶、交配、孵卵、育雏的繁殖季节。而我们看到的,往往是它们在枝头上依偎着说着悄悄话,或者歌唱着互相追逐,成双作对划过天空飞行。没过多少日子,一个个小不点突然现身了。因为小而轻,飞行的速度可以用闪亮来形容。那是鸟儿们最欢快幸福的日子,那些婉转入云霞的歌声,多半是这时候即兴唱出的。

在盛夏的日子,鸟儿们不再参加歌咏比赛,那是它们在歇夏。这时蝉们趁机发声了。它们非鸟,昆虫而已。但它们发出的声音却非常响亮而奇趣:“知了!知了!”仿佛世界上的事情它都知道。于是人们干脆称呼它为“知了”。天已经热得透不过气来了,它还拎勿清不

满挺拔的曲线,吉祥的中国结外形。上海女性的特征,寓意丰富,让人一目了然。

上海自开埠以来,市场化商标字体设计故事不过百年。吕弘随波逐流,勇立潮头,无疑是上海标识字体设计史的接力者。《大弘100》述诸的视觉记忆不断挑动我们

的味觉追溯,在洒满金色阳光的阳台上西望,不远处就是上海咖啡厂旧址,那可是上海老市民舌尖上的家园,这个厂出过三款至今仍让上海人心心念念的著名饮品,上海咖啡、麦乳精、菊花晶。它们的色彩记忆如此鲜明:咖啡色、深红和柠檬黄。咖啡,既是物种名词,又是色彩名词。我第一次和咖啡接触,真真切切的是吃咖啡,那种下脚咖啡粉裹着一层白糖粉的纸包咖啡,苦和甜嚼着确实蛮好吃。咖啡还有一个意义,喝咖啡产生的津液不但定义了上海人的味调美学,也赋予了上海人的色调美学。老克勒对咖啡颜色的色谱定位是心领神会的,上海人说,奶咖色(咖啡加牛奶),绝不会误会——那是高级灰,50度的低调奢华,无论家装

停地聒噪炫耀,大有舍我其谁的气势。但读了法布尔的《昆虫记》,觉得它活得也挺不易的。法布尔写道,“在炎炎夏日的午后,一阵悦耳的鸣声从树林中传来,仿佛是一首动听的音乐”。这正是蝉群们在树上高歌的时候”。毕竟研究昆虫,也爱上了昆虫,连同蝉的鸣声。蝉的一生经历了卵、幼虫、成虫“三部曲”。卵会被它们的母蝉撒在植物新生的嫩枝上,便于吸食嫩枝的汁液。等长成幼虫后便自行在地下挖出一个小小的地洞,靠吸食植物根茎的汁液度过漫长岁月。一般需三五年,北美则有一种十七年蝉,竟然要在地下穴居十七年才能破土而出。这也

太恐怖了吧?法布尔是这样来形容蝉破圈逆袭后的心情:“这是它们第一次感受到了自由的味道,仿佛整个世界都在向它们招手”。然后便是蝉的羽化,也就是“金蝉脱壳”,长出了翅膀。雄蝉的发音器在腹基部,以每秒上百次的频率振动腹部两片鼓状膜,向雌蝉发出求偶的音频信号。雌蝉因为发声器官至今残缺,所以求爱的呼唤只能由雄蝉担任,但雌蝉能够听到并作回应。蝉在地上的寿命不过二三个月,在完成繁衍的使命后,便寿终正寝,也可能半途被鸟类啄食。今年地球多地进入了超常的高温期,作为重摇滚歌手的知了竟出现了失声的状态。记得今年夏至那天它们开始演唱,只要有一位歌手带头,其他便一齐合唱。此起彼伏,年年如此。可是今年出现40摄氏度的连续高温日,地表温度高达50多摄氏度,它们便集体失声了。只有在日落之后,才勉强叫了几声,却和者寥寥。我怀疑今年的知了多数已经中暑了,上周我外出回家,发现台阶上躺着一只肚子朝上的知了,那是彻底“躺平”了。鉴于蝉的生命周期大部分在地下,它们在地上对于爱和生命的激情歌唱却如此短暂,所以我已修正了对它们的厌烦,并承认它们也是大自然中具有天赋的歌手。在知了之后,气温始降,在晚上歌唱的轻摇滚歌手蚱蚱便率先登场。让我们洗耳恭听吧。

花园里的歌手

王纪人



个世界都在向它们招手”。然后便是蝉的羽化,也就是“金蝉脱壳”,长出了翅膀。雄蝉的发音器在腹基部,以每秒上百次的频率振动腹部两片鼓状膜,向雌蝉发出求偶的音频信号。雌蝉因为发声器官至今残缺,所以求爱的呼唤只能由雄蝉担任,但雌蝉能够听到并作回应。蝉在地上的寿命不过二三个月,在完成繁衍的使命后,便寿终正寝,也可能半途被鸟类啄食。今年地球多地进入了超常的高温期,作为重摇滚歌手的知了竟出现了失声的状态。记得今年夏至那天它们开始演唱,只要有一位歌手带头,其他便一齐合唱。此起彼伏,年年如此。可是今年出现40摄氏度的连续高温日,地表温度高达50多摄氏度,它们便集体失声了。只有在日落之后,才勉强叫了几声,却和者寥寥。我怀疑今年的知了多数已经中暑了,上周我外出回家,发现台阶上躺着一只肚子朝上的知了,那是彻底“躺平”了。鉴于蝉的生命周期大部分在地下,它们在地上对于爱和生命的激情歌唱却如此短暂,所以我已修正了对它们的厌烦,并承认它们也是大自然中具有天赋的歌手。在知了之后,气温始降,在晚上歌唱的轻摇滚歌手蚱蚱便率先登场。让我们洗耳恭听吧。

还是衣装,适宜一切场合。中国虽然是活字印刷的故乡,但真正意义上的标准字体设计却始于1859年美国传教士在宁波定制的一号至七号的汉文字模。直至上世纪初五四运动以降,以鲁迅为代表的白话文运动的兴起带动了新一波字体设计的新高潮。鲁迅的北大校徽设计和一系列的书籍报刊的设计就是那个时期的杰出代表,譬如《萌芽》月刊的封面字体设计。《萌芽》月刊的字体一头尖一头圆,转折处弧形直角互为装饰,设计风格明显受到当时世界流行的 Art Deco 新艺术运动的影响,和建筑大师邬达克崇尚的“装饰艺术派”如出一辙。最近大火的现象级影视剧《繁花》片头字体也采用了鲁迅的“萌芽体”,它契合了影视剧产地和年份的需求,又让我们看到了 Art Deco 装饰主义设计风格的卷土重来。

夜幕降临,天空星星点点。上海字体图形的故事很长很长,吕弘继续的只是其中的一段。搁笔前,女儿在我的桌上放了一本新书。定睛一看:《系统的书籍设计》(瑞士)约斯特·霍胡利、[英]约翰·摩根著,王燕茹译。不由得心头一喜:她也在搞字体啊!……



十日谈

月圆之时
责编:殷健灵

儿时的记忆里,家中敬月光时,用的是替代品:黏炒饼。